

TIANZHONGJUNTUAN
YU
RIBENSHOU XIANG
ZHUXIA DENG



田中军团与 日本首相竹下登

——田中角荣学校记实

〔日〕 小林吉弥 著

时 事 出 版 社

译者的话

《田中军团与日本首相竹下登》，是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小林吉弥的又一力作，原名《田中角荣学校记实》。

该书生动地描述了曾在日本政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田中军团的兴衰史，详细记叙了竹下登在“田中角荣学校”中成长及冲破田中阻挠另立竹下派、最后登上日本首相宝座的历程。它展示了具有强大领导力和独特个性的前首相田中角荣和现首相竹下登的政治手腕和精神风貌，反映出他们长期左右日本政权命运，给日本政局带来巨大影响的社会现实。

日本著名众议员山口敏夫认为本书“确实写得真实、透彻，可以说是妙极了”，“可以作为一部日本‘时代史’来读”。

目 录

代 序	(1)
第一章 雷鸣	(5)
二阶堂“悲切的心愿”	(5)
“田中派是田中角荣组织起来的!”	(10)
佐藤昭子说:“没有一个没得到老爷子照顾的!”	(13)
竹下集团的“胜利宣言”	(17)
田中角荣说:“不足挂齿(的酒会)。”	(20)
第二章 处在激流中的人	(25)
掌握干事长职位的大权	(25)
“老子要夺取政权!”	(29)
角荣决心出马竞选总裁	(33)
进攻的前夜	(35)
吹牛“元帅”木村武雄	(37)
第三章 悲惨的命运与政治激情	(42)
“被推倒的树一定能发出新芽”	(42)
养精蓄锐的角荣终于再显身手	(46)
洛克希德案件的冲击	(50)
“众多忠臣要开始复仇了!”	(53)

	形成三木包围网·····	(50)
第四章	田中民族主义·····	(65)
	田中派必不可少的秘书军团·····	(65)
	惊人的机动力与凝聚力·····	(68)
	“向心力是田中角荣”·····	(72)
第五章	权术与阴谋·····	(75)
	意气高昂迎新年——田中公馆·····	(75)
	田中角荣的“经济界人际关系 一览表”·····	(77)
	“角荣小调”清澈、高亢·····	(81)
	大平政权的危机·····	(84)
	“将军抽车”的布局·····	(88)
	新老交替论的抬头·····	(91)
	怨声载道·····	(98)
第六章	田中王朝日落西山·····	(101)
	事先得知大选日期的田中角荣·····	(101)
	田中军团席卷竹下王国岛根县·····	(104)
	二阶堂跃跃欲试·····	(106)
	“有夺权的活动”·····	(110)
	“你要走啦·····”·····	(112)
	无情的世界·····	(114)

附：小林吉弥简介

代 序

被称之为“一代英雄”或“枭雄”的田中角荣，在他的周围集聚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那就是在“田中军团”名义下，最终由141名众参两院国会议员组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派系，以及与这些国会议员具有连带关系的、以县知事为首的自治团体的首脑：县、市、镇、村各地方的议员。另外，也有一部分与田中本人相处密切的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而在“田中军团”中，还包括约700名田中派议员的秘书集团。这些秘书所追随的，并非他们所侍奉的国会议员，而是田中角荣其人。

不仅是政界，财界和官僚界也同样如此。姑且不论财界主流，包括各地方的多数经济界人士，亦与田中结交甚密。在田中施展“田中政治策略”而驾驭官僚政治的过程中，也有众多官僚与田中结为好友。

充盈全国各个角落的“角荣人脉”（指田中的支持者）之令人吃惊的聚集程度，在1978年4月田中为其母富女所举行的葬礼中如实地反映了出来。当时，国营铁路正处于罢工高潮，但在新潟县刈羽郡西山镇的偏僻乡村所举行的这个葬礼，却有以政、财、官界济济多士为首的约3000人从全国的四面八方前来奔丧。

田中家门前的马路上，摆列着近600个花圈，其情景之壮观，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由于国营铁路闹罢工，而从外县赶来参加葬礼的人，需要连续乘几个小时的飞机和汽车绕路而来，也不辞其辛苦。仅此一例，也可想像出“角荣人脉”之宏伟壮观。

田中为何能构筑起如此无以伦比的人脉关系？因为，他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纵横交错的。纵的方面，是他天才的领导能力，即决断力、预见性和构思能力，也包括他所具有的庶民性。横的方面，是他能巧妙地利用“情和利”来笼络人心。他所维持的这一“人脉关系”，即使在他辞退首相职务、遭受洛克希德案件冲击之后，也能长期地保持着他的影响力。

自1972年5月以众参两院81名议员为基础树起田中派旗帜开始，后来发展为141人的庞大的田中派，最后在1987年7月由于竹下派的独立而瓦解，并结束了它的生命。此事告诉人们，“在政界这种场所活动的人，一旦暴露出弱点，就会因此而碰得头破血流”。曾几何时，被喻为坚强不屈、行动迅猛、团结得铜墙铁壁一般的“田中军团”消失了。也可以说，这所“田中角荣学校”的学生慕名而来又散伙而去。

笔者有幸，近20年来得到很多在政界取材、亲自观察政界内幕的机会。在此期间，我研究了持续15年之久的“田中军团”的实力来自何方。同时，也想重新认识在那冷酷无情的世界里，即在政界中从事活动的人们之内心的虚伪性。这就是我想写这本小书的目的。

读者在翻阅这本小书时，可从“田中军团的盛衰史”中看到权力所具有的魔力，以及人们在离合集散的过程中所表现

出的劣根性。

另外，本书省略了对人名的敬称，特别是未经允许而使用了各位当时的头衔。本书中所引用的议员们的发言内容，是来自我所搜集的部分参考资料。

小林吉弥

1987年11月



第一章 雷 鸣

二阶堂“悲切的心愿”

二阶堂进说：“中曾根首相何时辞退，我不知道。但我认为，政治交替之日一旦到来，我作为田中派的会长，理应继承田中所推行的政治。可能有人说，那就可能导致田中派的分裂。人们有议论的自由，但他们也都有健全的判断能力。如果有人因此而讨厌我二阶堂，我也无可奈何。此事我尚未与竹下登干事长商量，以后有机会再同他谈。我既然话说出了口，就要干下去。而且是我抢先表明要出马竞选总裁的，此话已很难收回，这是无可非议的。”

1987年5月14日，在田中派“星期四俱乐部”召开的大会上，二阶堂进会长突然表明要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接中曾根的班。他的致辞是：“如果中曾根首相辞退，为了田中派内的团结和国家前途，我虽年迈，也要负责认真对待。”这一席自民党政客特有的委婉动听的发言，使大多数出席者没能料到是“出马声明”。当他们恍然大悟而感到事态重大时，便一鼓作气地跑到自民党总部。

我开头所列举的二阶堂的一段发言，就是在大会刚刚结束时，二阶堂被记者拉了出来，在会见记者时重新表明的出

马意愿声明。二阶堂这一段话的结尾，流露出“萨摩武士”^①那种坚强、勇敢的劲头。

时隔不久，也可说是接踵而来的是，同为田中派的竹下干事长提出了挑战书。竹下登似乎在按捺着“被冲击”的心情，以平稳的口气一字一句地对记者说：“这是我根本没料到的事。但这是会长感到自己的责任而发表的谈话，我当然应该不打折扣地相信。我认为，田中派是经过历史的长期积累才形成今天这样的活动集团的，因而在推荐中曾根之后的候选人时，希望能集中一人而不使派阀发生分裂。但作为一个组织，为了统一思想，应该履行所承袭下来的手续。目前正在召开国会。我身为干事长，需要倾注全力尽自己的职责。不过，我将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期，经过考虑再发表我的见解。”

1985年2月成立的田中派竹下集团创政会系与非创政会系二阶堂集团的争执和对立，已使田中派的分裂日甚一日地扩大起来。应该说，在该派起向心力作用的田中角荣病倒、长期不能过问派务的情况下，他们是在争夺田中派的主导权。

而这种主导权之争，已与争夺中曾根之后直接挂上了钩。自1979年末田中退出首相职位以来，田中派虽属自民党的最大派系，但始终未能推出总裁候选人。其原因在于，被洛克希德案件拖住后腿的田中，为保持他强大的影响力，一直坚决反对从本派中推举总裁候选人。

然而，田中已被病魔缠身，无力控制局面。而竹下登业已被公认为“新领袖”，二阶堂则在1984年秋已经演出了

① 萨摩武士：指继承日本古代武士血统，具有敏捷、勇猛性格者。“萨摩”位于鹿儿岛西部，系古代的日本国名。——译注

“拥立二阶堂出马的闹剧”^①此次又自诩得到田中的“认可”，让他以田中派推荐的“候选人”身份参加总裁竞选。这样一来，竹下与二阶堂之间的全面对抗表面化了。

此时，二阶堂已77岁，但他栈恋政权的欲望异常强烈。竹下集团则以金丸信为后台，企图打消二阶堂参加竞选的念头，遂建议中曾根任命二阶堂为众议院议长，以便把他架空。同时，竹下又在1987年4月地方统一选举之前，对田中派内未曾出任内阁大臣的议员，每人发给200万日元的“活动资金”。此事也刺激了二阶堂，使这位田中派会长非常尴尬，强烈地感到丢了面子。二阶堂本来就不那么相信竹下。就是竹下，终于在5月21日发表了事实上的总裁竞选出马声明，并预定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鼓励竹下参加竞选的茶会。对此，二阶堂认为必须先发制人，以便挫伤竹下的锐气。二阶堂于5月15日突然发表的竞选总裁出马声明，即表现出他的这种焦急心情。

这一时期，在拥有141名议员的田中派里，支持竹下集团的约在70人到100人之间。竹下的后台金丸信估计：“此时如结成竹下派，可能会有80人左右。”当时的形势是，二阶堂集团可能有15人左右，剩下的40余人，则可能正在从地位、金钱、选举等方面考虑投向哪一方对自己更为有利。在这个中间集团里，也展开了主导权之争。其“主角”是田村元通产大臣及派内的骨干分子奥田敬和。

人们认为，当时对竹下派闹独立起“关键性作用的人物”

① 指二阶堂在自民党元老、铃木派头目铃木善幸及福田派头目福田赳夫等人支持下，欲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与中曾根康弘争夺自民党总裁职位。——译注

是田村元。田村曾历任劳动大臣、运输大臣等职。他从小野（伴睦）派跳到水田（三喜男）派，又加入了田中派，被认为是不能专事一主的骑墙派“谋士”。在1982年自民党各派争夺铃木（善幸）之后的斗争激化，各派元老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协商”时，他突然登场，提出“总裁、总理分离论”，由“中曾根任首相、福田（赳夫）任总裁”的建议。1984年他因参与“拥护二阶堂出马的闹剧”而遭到田中的白眼。1986年中曾根的任期即将届满时，他又提出“中曾根总裁的情况与众不同，是否可延长任期”的主张。最后，由于他的建议收效，使中曾根得以延长任期。中曾根为“酬谢”其汗马功劳，赐予他通产相一职。

每当政局动荡时，田村总要登台表演。二阶堂发表出马声明不久，他一面强调“要为田中派的团结统一而努力”，一面又夸下海口说：“我的集团有20人，一声令下可聚集50人。”他是一个“通晓行情”的人，不言而喻，吹嘘他的人手多，可以抬高身价。但是，多数记者的看法是：实际上能与他共同行动的喽罗，超不过10人。果然不出所料，7月4日竹下派的经世会宣告成立时，田村率领几名喽罗投靠到竹下的伞下。

再谈谈奥田敬和与田中角荣的关系。在1969年田中任自民党干事长时代的众参两院同时选举中，他在大平（正芳）派的选举基地石川县参加竞选。当选议员后，他接受以石川县为中心的北陆地方选民的要求，依靠田中的帮助，实现了选民所期待的新干线“光”号快车在米原车站停车的愿望。

奥田曾任邮政大臣。他在二阶堂发表出马竞选总裁声明之后，也曾为避免田中派分裂，促使派内团结而奔走，但人

们都在议论“其目的在于支撑竹下‘软着陆’”。竹下派诞生后，他与田村同样，投靠了竹下派。

另一个人是一直充当竹下的亲信、原厚生大臣渡部恒三。他讽刺二阶堂的出马声明是“恰似一个长年卧床不起的老朽，突然想起去抚摸护士的乳房”，“是一种不识时务的行动”。渡部恒三是早稻田大学“雄辩会”^①的成员。自石桥湛山（早稻田大学毕业）出任首相以来，他一直期待再次出现“早稻田大学出身的总理”，他将这一期待寄托在竹下身上。

二阶堂对竹下个人并非有多么深的“怨恨”，但他对嘲笑自己要出马竞选总裁的那些竹下派的亲信，则怀有一种近乎怨恨的不信任感。二阶堂与竹下的关系之陷于不可收拾的状态，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对二阶堂突然提出的出马声明，也有一个认为“干得妙”的人。他就是二阶堂集团的干部，原运输大臣、总务长官小坂德三郎。

小坂德三郎出身于财界。他进入政界时，虽被称为是有希望当选自民党总裁的三人即“安（倍）、竹（下）、小（坂）”之一，但他对参加总裁竞选犹豫不决，因而未参加任何派系。1980年12月他加入了田中派。他在解释自己加入田中派的理由时说：“自民党在1980年6月众参两院同时选举获压倒优势后，作为无派系或中间派很难开展活动。从现实的政治情况考虑，加入田中派为上策，随之下定了决心。”他与竹下的关系在被称为“安（倍）竹（下）、小（坂）”时期即水火不相容。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近亲憎恶感”在作怪。

① 该校校友成立的支持竹下的组织。竹下系该校毕业生。——译注

小坂似乎“怀揣秘计”，面带微笑地说：“在田中派的常任干事长会上，竹下集团明目张胆地搞争取多数派的工作，但身为会长的小渊惠三却说‘没有那种事’，实在令人气愤。实现二阶堂政权的可能性有70%~80%的把握，二阶堂先生是想豁出命来干的。如有一天他当上总裁，可能会出现一个最理想的政权。”

“田中派是田中角荣组织起来的！”

为竹下干事长举行的鼓励茶会，最初预定于4月21日举行。而二阶堂集团的干部山下元利于4月17日为自己举行了“众议员任职二十周年纪念”茶会。其目的似乎在于挫伤竹下一伙的锐气。

山下元利系大藏省官僚出身。在田中角荣就任自民党干事长的1967年，山下继承西武财团创始人、原众议院议长堤康次郎（已故）的地盘而当选为议员。当时，堤康次郎的后援会反对将堤的地盘转让给山下。认为如果是堤的儿子清二或义明继承其父地盘则无可非议，但让给与后援会毫无渊源关系的山下，实属荒唐之事。此时田中干事长插了一手，他对堤的儿子说：“山下君是可以当干事长的人才，作为你父康次郎的后继人并非不够格。由我来担保，请交给我安排。”田中的一句话，使山下轻而易举地承继了堤康次郎的地盘。

山下自当选议员之后，即被称为田中的“心腹”。在田中掌握政权后的一个时期，甚至有人认为继承田中者非竹下登即山下元利。山下在田中被拉下首相宝座、受洛克希德案件煎熬的日子里，也始终未改变拥护田中的立场，可以说

是一位忠于田中的“重信义的男子汉”。他曾任防卫厅长官，在自民党内以“税制专家”著称。

17日，山下元利在东京目白的椿山壮举行茶会之前，曾伴随田中派的有志之士，步行前去相距5分钟路程的田中角荣公馆问候。陪同山下前去的有：非创政会的众议院议员内海英男、田村良平、有马元治、石井一、保冈兴治、爱知和男、户井田三郎、木村守男；参议院议员木村睦男、长田裕二、志村爱子、吉川芳男等，加上山下共13人会见了原首相田中。

田中身着深蓝色西装，系着领带，坐在带有扶手的椅子上，与13人一一握手，并以啤酒干杯。

人人都说：“先生的贵体健康比什么都好！”田中则频频点头，面部略带兴奋表情，却没有说出一句话。这无疑证明了田中语言障碍的恢复是缓慢的。

在山下举行茶会之前，曾传说田中角荣将前来参加，但田中最终未露面。只是开会伊始由前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代读了田中以电子打字机亲手打来的贺词。木村睦男系运输省出身，曾任该省汽车局局长。进入政界后，任过运输大臣，系田中派联系运输省的“窗口”。由木村代读的田中贺词的结尾是：“山下君是一位重义气而又通情达理的人。我派一直在继承保守本流的政治传统，期望不要采取姑息的手段和耍弄狡辩手法，而要堂堂正正地走王道之路！”这是田中在暗中批判“叛逆者”竹下干事长，也是支援山下的贺词，顿时使约有3000名与会者的会场轰动起来。

接着登台讲话的是二阶堂进。二阶堂极力强调田中原首相的病情正在恢复。他在结束其异乎寻常地近20分钟的演

说时说：“田中派是田中原首相组织起来的。不讲情义，不通人情是得不到国民理解的。迄今，我是以与田中先生共命运的心情前进的。我现在已经77岁，但外国友人还说我‘年轻’。我考虑到自己的年龄，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有意义地了结自己的生涯。我决心以不逊于年轻人的心境，去迎接巨大的危机！”

与会者也有竹下干事长的亲信、创政会集团的小渊惠三、羽田孜和村冈兼造。

小渊惠三曾在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的选举地盘（群馬县二区）孤军奋战，充当过田中派的“上州突击队长”，杀进“福田、中曾根王国”，争夺群馬县选区的“好汉”。他任过内阁总务长官，此次当上了竹下新内阁的官房长官。

羽田孜系羽田武嗣郎之子，有“农政通”之称，曾任农林水产大臣。由于在领导公共事业方面的手腕高明，也被誉为“长野县的小田中角荣”，他在继承其父的地盘而参加选举时，即公开声明：“如果当选议员，就参加田中派。”

村冈兼造初为县议员，而后进入中央政界。他在1976年大选时，名落孙山，从而被赶出议员会馆。当时有这样一段插曲：田中角荣考虑村冈失掉了在中央的据点，不宜处理来自选举地盘的申诉事宜，便暗中指使其“心腹”、当时的行政管理厅长官西村英一录用他为秘书官，并给予一间秘书官办公室，以保全了他的面子。

上述三人均与田中有过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三人均转而持“反田中”的立场，投入竹下登的伞下。此次茶会，他们对田中的贺词及二阶堂的演说置若罔

① 上州即日本古时上野国的别称，现在的群馬县。——译注

闻，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而成为“风云焦点人物”的竹下干事长，却未在山下举行的茶会露面。其理由是，要为在举行茶会头一天死去的佐藤荣作前总理的遗孀佐藤宽子守灵。

佐藤昭子说：“没有一个没得到

老爷子照顾的！”

佐藤昭子说：“有些人通过宣传机构说什么‘我们是没得到田中照顾的竹下派新当选议员’云云，这简直是笑话！据我所知，没见过老爷子的，只有三原朝彦一人。剩下的统统都曾以各种形式要求老爷子给予照料。对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我难以忍受！”

佐藤昭子在东京平河町田中事务所挂着“政治经济调查会”招牌，招徕竹下派“经世会”的新当选议员举行高尔夫球比赛，也与二阶堂集团具有亲密的交情，她曾经是赫赫有名的“越山会女王”直至现在，她对那些旧田中派的成员也隐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昭子来说，那些旧田中派的新当选议员，一面用后蹄子向“最心爱的人”原首相田中角荣踢沙子，强调“跟田中没有关系”，一面投靠竹下登，对这种行为，佐藤昭子是难以忍受的。

多数新当选议员的说法是，“我虽属于田中派，却没见过田中的面，但给竹下先生倒添了很多麻烦。”佐藤昭子则强调，在1986年的众参两院同时选举中，田中确因生病而没能给予照料，但田中在病倒之前，难道没在办事处和目白公馆

① “越山会”系支持田中进行政治活动的后援会，佐藤昭子为该会负责人。——译注